

偈曰：

有依及不定，緣俗亦不普，

退屈忖度人，寧解大乘義？

針對前面所說，成立大乘是佛說的八個理由，其中第三個叫做「不行」。現在，還要針對這個「不行」進一步加以說明，使大家能夠生起信受之心。前面是說，因為大乘佛法的境界是非常的深奧廣大，不是小乘還有外道這樣的忖度人所能信受的，也不是他們所能信解修行的。這就是「不行」的意思。接下來，便要針對這個部分，再進一步的解釋。

首先是《莊嚴經論》本身，彌勒菩薩所說的偈頌。

第一句「有依」與「不定」，就有兩個原因；第二句，「緣俗」跟「不普」，也有兩個原因；再加上第三句的「退屈」，總加起來就有五個原因。由於這五個原因，小乘與外道這樣的忖度人，「寧解大乘意」——又怎麼能夠理解大乘的深妙義理呢？這個「寧」就是「難道」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由這五個原因，小乘與外道之人，難道能夠解了、通達大乘甚深的法義嗎？或者說，怎能夠解了大乘甚深的法義呢？這就是此偈頌本身的意思。

釋文對讀分七：甲一、標舉，甲二、有依，甲三、不定，甲四、緣俗，甲五、不普，甲六、退屈，甲七、以縛心五相對比

大小乘之差異

甲一、標舉

釋曰：由有五因，彼忖度者不能得入大乘境界，彼智有依故、不定故、緣俗故、不普故、退屈故。

接下來：「釋曰」——就是世親菩薩進一步解釋：

「由有五因，彼忖度者不能得入大乘境界」。

也就是說，由於有五個原因，所以那些小乘與外道的忖度人，無法悟入大乘的境界。

這裡所說的「忖度」，主要是指小乘的智慧狹劣，同時也包含外道；因為在前面在解釋「不行」這個理由時，有提到小乘跟外道這兩部分的。

接下來：

「彼智有依故、不定故、緣俗故、不普故、退屈故」。

「彼智」——小乘與外道之人的智慧——因哪五個原因，而無法悟入大乘的境界呢？

「有依故、不定故、緣俗故、不普故、退屈故」，正因為他們的智慧聚有這五種情況，所以又怎麼可能解了、通達大乘甚深的法義呢？

那接下來，就是針對這五個原因，個別一一加以解釋：

甲二、有依

彼有依者，智依教生，非證智故。

「有依」的意思，就是指小乘的智慧，必須依止於佛所宣說的教法才能生起，並非是自己親自去證得真理而形成的智慧。

這個部分，我們要先理解什麼叫做「智慧」？所謂「智慧」，就是對於事與理，有一種如實、不顛倒的了知。

我們的心，在對外認識境界的時候，會起種種的分別。當然我們凡夫，本來就是活在虛妄顛倒當中，心受煩惱與無明所障礙，因此就不能夠去解事與理的真實。乃至於，在無常當中，生起「常」的顛倒；在苦當中，生起「樂」的顛倒；在不淨當中，生起「淨」的顛倒；在無我當中，生起「我」的顛倒。所以我們始終都是活在顛倒妄想當中。今天，如果說我們能夠深入了解世間的諸法，也就是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並且明白它們的本質就是無常、就是苦、就是不淨、就是無我，對於事與理，能夠生起這樣如實的認知，這時候，就稱為智慧。

因此要了解，我們凡夫眾生的智慧，是從哪裡來的呢？是從學習聖教而來的。

所謂「聖教」，就是佛陀親自悟入真如法界之後，來到世間，用語言文字，將他所證悟的真理為我們宣說。這樣的教法，就稱為「聖教」。我們正是透過學習佛所宣說聖教，才能夠對事與理如其真實的了解，這就叫做智慧。

現在，這個地方是以佛所證的智慧跟小乘的這些佛弟子，來做一個對比。也就是說呢，小乘行者必須依止於佛所宣說的聖教，才能了知諸法。他對諸法的認知，都來自於聖教，譬如包括：世間就是五蘊的和合，沒有我、沒有我所；整個世間、出世間，不離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；生命的流轉，是依十二緣起而生起；然後要如何去修行、斷除生死得解脫，則必須要透過涅槃還滅；等等這些。因此，所有小乘的佛弟子，他對於事理的認知，都必須依據聖教而建立。他對事理的認知，必須經由他人的教導來學習，不能僅憑藉自己自然生起智慧，直接證悟真理。可是佛就不同了。佛來到世間示現時，並沒有任何人教授祂，而能夠自己覺悟諸法實相，親自證得真如法界。所以，佛的智慧，不是依止教法而有的。這個地方，要這樣去理解。

如果說一位小乘行者已經證得阿羅漢果，當然他最後證得真理時，也可以說是由自己內在的智慧所親證。既使如此，阿羅漢的證與佛的證，仍然是不一樣的。阿羅漢雖然也是親自證悟真理，但他的證悟，仍然是以佛所宣說的聖教為依據。可是佛祂證得真理，則是不依止於任何人的教授。

因此，不論是小乘的凡夫，或者是小乘的聖者，他們的智慧都還是依止聖教而生起的。凡

夫當然就是聞思修的智慧；若是聖人，則具有無漏智慧。不過狹義來說，當小乘的聖者他在證得真理之時，畢竟那個真理仍然是由他自己內在的無漏智慧所親證的。因此，如果也把小乘聖者這部分也納入的話，就比較不容易去理解這段釋文的意思。因為釋文是說，小乘的智慧是依止於聖教而生，並非是證智，但是聖人還是有證得真理的智慧。因此，此處還是以小乘凡夫作為主要的解釋對象，會比較容易理解這段文義。

甲三、不定

不定者，有時更有異智生故。

第二個，叫做「不定」。也就是說，小乘行者有時候還會有一些差别的智慧，或者說，還會有分別心現前。

換句話說，小乘的凡夫他有時候智慧現前了，當然，這個智慧是依止於佛的聖教生起的。好比說，當他在思惟、觀察佛法道理的時候，那就是一種如理作意，是一種智慧現前的狀態。可是，有時候也會現起不同這種如理作意的智慧而有其他的心念、其他的分別心現前。這代表說，小乘的凡夫他不是恆常都處於無漏心、止觀相應、安住定中的狀態。

如果以小乘聖者來說——好比阿羅漢——阿羅漢當他入於止觀、安住於定中，確實會現起無漏心。可是，當他出定之後，有時候便可能現起無記心；或者現起一個也非善也非惡的分別心；又或者，會生起某些工巧的心。好比說，我們學習世間的種種知識，心對這些知識產生種種分別、思考與運作，這個就是一種工巧的心。

所以，我們凡夫就是這樣子。如理作意的時候，就會和正法相應；可是不如理作意的時候，便可能生起煩惱心，也可能生起無記心，也可能生起善心，也可能生起不善心。假設我現在可能要做某一項工作，便生起與這件事相關的知識與分別的工巧心。或者說，我這時候心都放空了，也都不想任何事，那就變成維持一個異熟果報所相續的心。總而言之，凡夫就是這樣子，並不恆常安住於定之中。

當然，如果以小乘聖人來講，可以說他恆常都有正念。可是，他那個「恆常正念」，其實也不完全是。為什麼？阿羅漢六根接觸六境時，能夠正念正知、不喜不憂、心保持平等；也就是說，這是在形容阿羅漢的境界，恆常都有正念正知。可是，阿羅漢畢竟與佛不是同一個境界。因此，雖然經中說阿羅漢恆常都有正念，但是要了解，阿羅漢有時候也會有現起其他的分別心。可是佛就不是如此。佛是恆常在定中，恆常都是離相、離分別，佛永遠都是安住於無漏心中，不像阿羅漢有時候還會現起微細習氣的有漏心。如果以凡夫來說，更會生起惡、不善的分別心，也會有邪命這樣的分別心出現。

因此，小乘人有時候，仍然會生起其他種種妄想分別。如果不以阿羅漢為例，而是就一般

的凡夫而言，有時候會有無記心，有時候會有惡、不善的心。當然，阿羅漢不會生起惡、不善的心；可是有時候，也會有無記心。這個是釋文中所說的「有時更有異智生故」。但是佛不是這樣，佛恆常都是無漏心，佛恆常都是在定中，心永遠都是和真如法界相應，離相、離分別的。

甲四、緣俗

緣俗者，忖度世諦，不及第一義諦故。

第三，「緣俗」，就是攀緣世俗諦的意思。「忖度」就是思量、揣測、分別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小乘的人他是依據，佛所建立的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，或者根據佛所說的十二緣起等有關世俗諦的諸法，來加以思維、分別、觀察而已。他們還不能夠達到「第一義諦」。

這裡所說的「第一義諦」，就是指真如法界。因此，「緣俗」的「俗」即是指世俗諦。「第一義諦」亦即是指勝義諦。也就是說，有一個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差別。

那麼，這一段應該怎麼解釋呢？

如果以凡夫來講的話，凡夫當然只能攀緣世俗諸法而起種種分別。乃至於，我們對世俗諦的認知，也只是依據佛所說的四諦、十二緣起等道理，來加以思維、觀察、揣測，這就稱為「忖度世諦」。然而，我們並沒有證得真理，也沒有證得勝義諦，這就叫做「不及第一義諦」。「及」就是達到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還沒有達到第一義諦的境界。

如果以阿羅漢而言，阿羅漢雖然已經對真理有所證悟；但是，他也還是依據佛所安立的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來證悟真理，因此也還稱為「忖度世諦」。雖然阿羅漢已經能夠憑藉無漏智慧來證得四聖諦，可是四聖諦畢竟是佛用語言文字所安立的一種真理，他就叫做「世諦」。因為，在勝義諦、第一義諦當中，是離言說、離一切相、離分別的。因此要了解，唯有無分別智現前，才能讓心全然的離相、離分別，而那樣的境界，才是真正證得勝義諦、第一義諦。這個「第一義諦」的「義」字代表境界的意思。因為真如法界是第一的、至高無上究竟的境界，所以稱為「第一義諦」。相對於第一義諦而言，四聖諦是佛所安立的真理，因此稱為「安立諦」；而第一義諦、真如法界，他是離相、離分別、不可說、不可詮釋，因此又稱為「非安立諦」。

所以說小乘的聖人，即使證得聖果，再怎麼樣只是證得世俗諦而已。他的智慧，還不能夠全然的離分別、離相，而真正達到第一義諦的境界。因此，在佛法中常說，只有菩薩才能夠離我執、離法執分別；阿羅漢雖然斷了我執，可是他還是有一個法執分別。佛能夠現觀第一義諦，從他得菩薩初地開始，就能夠斷我執、也斷法執分別，有無分別智現前親證得第一義諦。

這就是第三個原因——「緣俗」。

不普者，雖緣世諦，但得少解，不解一切故。

第四個叫做「不普」。「不普」，就是不普遍、不周遍的意思。小乘行者，不論是凡夫也好、阿羅漢也好，雖然說依據世俗諦、依據四聖諦來解了真理、來解了這世俗的諸法；但是，難道他們因為攀緣世俗諦，就能夠全然通達世俗的一切法嗎？其實並不是如此。他們雖然攀緣世俗諦，可是他們本身的智慧，也不能夠就把世俗的一切法全然通達。他們不會因此就通達諸法的法相，只不過是得到少許的解了而已，並不能夠解了通達一切的。

可是佛不是如此。佛被稱為「法王」，於一切法得自在，能夠通達、解了一切諸法。即使只是以神通來說，小乘聖者與佛之間，也有極大的差別。例如，以宿命通而言，小乘聖人最多只能知道過去八萬劫之內的事；而以天眼通而言，最多也只是能夠觀見一個三千大千世界中的種種事情。

可是佛菩薩不同。佛菩薩的宿命通，能夠通達無量劫以來的一切事情；而佛的天眼，則能遍觀十方世界無盡的法界、無數個三千大千世界。光是以神通來講，就已經有如此大的差別了。因此，小乘雖然也能夠知道一些法義，但終究只是知道少許而已，不能夠知一切。換句話說，小乘雖然通達世俗諦的一部分內容，但也只是知少許，而不是知一切。佛則不是如此。佛不但通達勝義諦、通達究竟真如法界，佛也通達世俗諦的一切。所有十方世界的諸法、所有十方世界的眾生、所有的國土、所有的諸佛、所有的種種事物，佛都能夠了知。佛知過去，也知未來；知未來，是盡未來際；知過去，則是了知無始劫以前的一切事情。

因此，相對於佛來說，小乘人的智慧就是不普遍，不普及於一切。

退屈者，爭論辯窮即默然故。

第五個，「退屈」。因為小乘人本身的智慧，具有前面所說的種種限制。他對於事理的認知是依止於聖教；其次，他的心並不能恆常安住於無漏之中時時刻刻都與真理相應；都能夠和真理相應；再者，他的智慧只是緣世俗諦而已，仍是在世俗諦當中，而且也只是解了、通達少許而已。因此，小乘的智慧本身有所局限，亦屬下劣。也正因如此，當他與佛菩薩有所談論、辯論法義之時，便容易出現「爭論辯窮」的情況。所謂「辯窮」，就是在爭論、辯論當中，會有言辭窮盡的時候。一旦他窮盡的時候，就變成「默然」了。

這種情形，在經當中也常常會看到。許多地方，我們都可以讀到聲聞與菩薩談論法義時；由於聲聞本身的智慧，不能夠解了很多的事理，因此便沒有辦法與菩薩深入談論。有時候菩薩問他一個事情，他就不知道怎麼回答，就變成「默然」。

例如在《大般若經》當中便提到，須菩提尊者為諸菩薩宣說《般若經》。幾乎整部《般若經》，都是可以理解為須菩提尊者他替佛來說法，為諸菩薩開示般若法門。那怎麼會是小乘人為菩薩說法呢？就是因為佛的加持。正因佛的加持，才讓他有這樣的智慧，能夠為菩薩演說般若法門。

因此要了解，即便是小乘的聖人，在和菩薩對論的時候，都會有詞窮的問題。一旦詞窮，便只能默然而住。像舍利子與天女的對答，也同樣顯現了這種情形。舍利子或者說像《維摩詰經》當中所說的諸大聲聞，當他們碰到維摩詰菩薩的時候，變成維摩詰菩薩三兩句話就能夠讓他們「默然」了，讓他們詞窮了，不知道該如何回應。這個情況便稱為「退屈」。

甲七、以縛心五相對比大小乘之差異

大乘者，即無所依，乃至終不退屈。不退屈者，無量經中有百千偈說大乘法，由得此法辯才無盡。
是故大乘非忖度人境。

大乘佛法以及大乘的修行人，相對於前面所說的小乘五種限制，恰恰完全相反。

首先，小乘是「有所依」，而大乘則是「無所依」。大乘的智慧不依止於任何聖教，不依止於任何人所說；佛本身就能夠現起智慧而通達一切真理。

第二，就是不定。小乘之心是不定的，而大乘則非如此。佛恆常決定永遠安住於無漏心中，離相、離分別，恆常處定中。

第三，小乘只是緣世俗諦，不知道第一義諦；可是佛不僅能通達世俗諦，同時也能通達第一義諦。

第三，小乘所知並不普遍，而佛則能遍知一切法。以第一義諦而言，一切真如法界，佛都能通達究竟；若從世俗諦的差別諸法而言，佛亦能通達一切差別法的體性與相狀，因此佛的智慧是普遍無礙的。

最後，就是「不退屈」。釋文中說：「不退屈者，無量經中有百千偈說大乘法，由得此法辯才無盡。」

所謂「退屈」，前面已經說過，就是在論辯之中他會詞窮；一旦詞窮，他就不知道怎麼講，只好默然。可是大乘之所以「不退屈」，就是因為在無量的經當中，有百千偈頌來宣說大乘法；而菩薩就是因為得到這樣的法門，所以他才能夠辯才無盡。也就是說，每一部經都有廣大無邊際的分量來宣說大乘法。

譬如，我們從《華嚴經》當中所看到的，善財童子他去參訪諸位善知識時，善財童子就會請問說：「您過去是什麼樣的因緣證得這個法門？又是在何時發菩提心？」那這些善知識就會

跟他講：「我在多少劫以前，曾經有親近過哪一尊佛；那尊佛為我們說一部經，而這部經又有恆河沙數的經卷作為卷數，或者說甚至有如須彌山微塵數一般的經卷作為卷數。」從這些內容就可以看出，佛他在說法的時候，這個法是可以無窮盡地開演的。也就是說，佛他講一部經，若以我們的認知來說，或許只是一卷經的內容；然而佛所宣說的一部經，卻能以如須彌山微塵數般的經卷作為卷數。一個微塵就是一部經，而須彌山是何其巨大？會有多少的微塵？根本無法計算。也就是說，佛講一部經，結果連帶就講如同須彌山微塵數量的經，那就代表這位善知識過去所親近的佛，實際上已為其宣說了無量無邊的法門。這實在令人難以想像，佛他可以在一個音聲當中，同時宣說無量無邊的法門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有無量的大乘經，而每一部經當中又有百千偈頌宣說大乘法。所以，菩薩就是因為得到這樣的法門，菩薩就是因為過去薰修這些正法、大乘法，才能夠辯才無盡。

佛不但能宣說一法，並且能無窮盡地加以開演與解釋，更何況法門本身本就無量無邊。因此，相對於小乘，大乘佛菩薩他可以有辯才無礙、無窮盡的宣說。而且從經當中所看到的，就是菩薩也好、佛也好，他在面對這些凡夫外道，乃至小乘行者時，其說法皆無可詰難。菩薩的說法是沒有敵對的，沒有任何人可以說把菩薩問倒，讓他不知道該怎麼講；也從未見有人能把佛給問倒，使佛無法宣說。所以說，菩薩與佛，他的辯才無礙，能夠無窮盡的宣說，這個叫「不退屈」。

接著是結論：

「是故大乘非忖度人境。」

因此要了解，這個大乘甚深微妙的道理，並不是小乘行者所能完全通達的境界；更何況是比小乘更加下劣的凡夫與外道，更無法真正契入其中。若我們仍以虛妄分別心、以下劣有限的智慧，想要揣測大乘境界，那根本是不可思量、不可測度的。

這是針對前文所說「不行」來進一步說明，所謂「忖度人不能通達大乘境界」，正是因為前面所說的這五種原因。

A3、應斷除排斥大乘之心態分二：B1、因大乘體而成就佛果，B2、不應怖畏而怖畏大乘體對修證佛果的深遠障礙，B3、結勸

B1、因大乘體而成就佛果分二：C1、請問，C2、釋大乘體

C1、請問

問：汝說「聲聞乘非佛菩提方便」，若爾，何者是耶？

這一段，等於是在模擬小乘他所提出的問題。因為前面小乘有提到說，不需要大乘，因為聲聞乘本身就是成佛的方便。也就是說，小乘為了否定大乘，就說聲聞乘即是成就佛道、成就

無上菩提的方便。然而，前面本論已經對此加以否定，指出：聲聞乘並不是成就佛菩提的方便。

於是現在，等於是小乘進一步反問大乘。小乘就對大乘的人提出問題說：「你既然講聲聞乘不是得佛菩提的方便，假若真是如此，聲聞乘、小乘法既然不是成佛的方便，那麼我請問你，究竟什麼才是真正得佛菩提的方便？」

因此，這一段提問，其實是為了引發下面的偈頌而說的。

也就是說，彌勒菩薩他講到偈頌時，世親菩薩便必須進一步加以解釋。因此世親菩薩他就解釋說，因為小乘的人他先有這樣的疑問：「既然你們大乘講聲聞乘不是成佛菩提的方便，那什麼才是？」所以為了要跟他們解釋什麼才是成佛的方便，就引出了下面的偈頌。

C2、釋大乘體

偈曰：

廣大及甚深，成熟無分別，

說此二方便，即是無上乘。

首先是「廣大」與「甚深」。那麼，「廣大」與「甚深」，個別對應下面所說的「成熟」與「無分別」。

因此，必須宣說這兩種方便，也必須修學這兩種修行方便，才算是無上乘，才算是大乘，也才能依此而證得無上菩提。也就是說，「廣大」對應到「成熟」；「甚深」是對應到「無分別」。我們要必須透過修這二方便，才能夠成就無上道；其實也就是自利跟利他這兩方面的圓滿成就。

接著，是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釋文對讀分三：甲一、廣大方便，甲二、甚深方便，甲三、總結二方便為無上大乘體

甲一、廣大方便

釋曰：

廣大者，謂諸神通，由極勤方便令他信解故。

這裡所說的「廣大」，是指一切的神通威力——「謂諸神通」。

所謂「由極勤方便」；其中「勤」就是精進之義；「極」則表示達到最極致、來到一個極限。任何的事物來到最頂端、最極限，便稱為「極」。因此「由極勤方便令他信解」，就代表要有一個廣大的精進力，並且由此方便，讓這一切眾生能夠信解正法。也就是說，菩薩今天為了利益眾生，便會示現種種神通。

在佛法之中，《瑜伽師地論》便曾提到，佛菩薩攝受眾生時，首先會示現神境通。所謂神

境通，也就是能夠現起種種不可思議的神變，如從一身示現多身、穿牆術、自由飛翔之類。佛菩薩之所以示現神通，其目的正是為了令眾生起信心。不是隨意的任何人都有能力來現神通的，因此一個人如果能夠現神通的話，這個人不得了，他必定是有一個很大的修證與極高的境界才有這個能力。所以，佛菩薩示現神通，首先是為了讓眾生起信心。接著，佛菩薩又以他心通，觀察眾生內在的種性根機、煩惱心行、勝解好樂，以及過去所熏修的善根。也就是說，透過他心通，佛菩薩能夠徹底了知有情內在的一切狀況。然後，再以漏盡通為其宣說佛法，幫助眾生斷除煩惱，得到解脫。

因此，佛菩薩攝受眾生、利益眾生，主要便有這三種方便，包括神境通、他心通、漏盡通。這也就是此處所說的「諸神通」。

佛菩薩正是運用這些神通威力，使眾生從最初生起信心，進而逐漸信受、理解，乃至最後真正通達正法、煩惱斷、得解脫。

因此，菩薩是以強大的精進力與方便力，透過種種神通威力，來讓眾生得信解。這個就相當是成熟眾生的善根、利他的部分。

甲二、甚深方便

甚深者，謂無分別智，由難行故。

偈頌之中所說的「甚深」，所對應的正是「無分別」。而「無分別」，指的便是「無分別智」。因此，無分別智，就稱為「甚深」。為什麼稱為「甚深」呢？因為無分別智能夠現觀真如，而真如本身即是甚深微妙、不可思議的境界。既然所現觀的真如是甚深的，那麼能夠現觀真如的無分別智，自然也是非常的高深、深厚、奧妙。

而論中又說「由難行故」，代表無分別智本身不容易成就。今天一位菩薩，要如何才能證得無分別智呢？要修一大阿僧祇劫的福智資糧，才能夠證得無分別智。因此，無分別智之所以稱為甚深，也正因為它極難成就，要深入於般若波羅蜜很難、不容易，因此叫難行。代表這個境界，廣大高深微妙，所以稱為「難行」。相較之下，小乘的智慧則不同，小乘行者的修行，相對而言較為容易，最快修三生就能夠成就了；即使較長，六十劫也能夠成辦。因此，小乘智慧並不是那樣艱難深奧，其成辦相對容易。然而，菩薩所修的智慧，也就是般若波羅蜜所代表的無分別智，則完全不同。你必須歷經一大阿僧祇劫，不斷累積無量福德與智慧資糧，才能證得。因此，這樣的智慧、無分別智，便稱為「甚深」。

甲三、總結二方便為無上大乘體

如其次第，一、為成熟眾生，二、為成熟法，即說此二為無上菩提方便，此二方便即是無上乘體。

「**如其次第**」，如這兩者前後的次序，也就是「廣大」與「甚深」的次序，相當於「成熟」跟「無分別」這樣的次序。其內容包括：

「**一、為成熟眾生；二、為成熟諸佛法。**」

所謂「廣大」，就是示現神通，其目的在於成熟有情的善根。當眾生的善根成熟之後，便能得到解脫，所以這是屬於利他的部分。因此，偈頌當中才會說「成熟」。

至於第二個，則是「**為成熟諸佛法**」。今天菩薩的一切修行，其實都是為了成熟自己所要證得的諸佛功德法。因此，在偈頌當中便說「無分別」。雖然這也算是成熟眾生的一部分，但為了區別「成熟眾生」，所以特別說「無分別」——亦即是無分別智。

我們修無分別智，其實就是為了成熟諸佛法。所謂佛法，是指諸佛所證得的功德法。凡是菩薩，都必須修學諸佛法、證得諸佛法。因此，在修集福德與智慧資糧的過程當中，其實就是在成熟佛法功德，這個算是自利的部分。

「**即說此二為無上菩提方便**」也就是說，現在所宣說的這兩件事，正是成就無上菩提的方便。因此，偈頌第三句才說「此二方便」，意思是宣說這二者乃是成就無上菩提的方便。「**此二方便即是無上乘體**。」也就是說，成熟有情、成熟諸佛法，這兩種修行方便，便總攝了一切自利與利他的修行。你也可以這樣理解，自利，相當於修六波羅蜜；利他，則相當於修四攝法。換句話說，成熟眾生與成熟佛法，就是以這兩個自利、利他的主軸，作為無上乘的體性。

你可以想像《法華經》中所說的那一輛大白牛車，那就是大乘。大乘就是佛乘，也就是無上乘，它具有運載的作用。菩薩不但運載自己，也運載一切眾生，朝向三乘菩提；而眾生則隨著種性的不同，各自證得聲聞、緣覺或菩薩。因此，同樣是這一輛大乘之車；當運載自己，便叫作成熟諸佛法；當運載有情，便叫作成熟眾生。所以，整個無上乘、大乘車輛的主體，也就是自利與利他這兩種方便行。正因如此，它們便構成了無上乘的主體性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17 講）